

羣衆文娛活動材料

扔果石

侯喜旺等作



通俗讀物出版社

內 容 說 明

这本演唱材料包括两个短剧。“扔界石”选自“河南文藝”。剧情是：一个老社員，当他三年前報名入社時，对農業社还没信心，暗地裏把界石埋在地边，預防農業社万一垮台散夥時有界石作証；可是三年当中，農業社越办越好。他决定趁中秋月夜把界石刨出來。当他準備扔界石時，碰見一个剛入社的新社員，也有着他曾經有过的那种顧慮，準備把界石往地裏埋。兩人說透後，一齐把界石扔了。“探親娘”选自“江西文藝”。剧情是：粮食“三定”政策公布後，出嫁的女兒回家探親，動員娘把餘粮賣給國家。

書号：0693

扔 界 石(小演唱)

作 者： 侯 喜 旺等

編輯者： 通俗讀物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051号
(北京香餌胡同73号)

印刷者： 外文印刷廠

(北京宣武門內抄手胡同9号)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開本：787×1092紙張

字數：18千字

印張： $\frac{1}{2}$

定價：(4)九分

印數：1—20,000

1956年1月第一版

1956年1月第一次印刷

扔界石

(歌 剧)

袁民 侯喜旺

時間 中秋之夜。

地點 田野 可边。

人物 張老漢——五十多歲。

李老漢——五十多歲。

〔幕啓，張老漢帶着鉄鍬、布袋上。〕

張老漢：（唱） 八月十五月兒圓，
掛在天空像玉盤，
家家戶戶慶中秋，
我一人悄悄出村前。
當年參加合作社，
不該腳踏兩家船。
暗在地邊埋界石，
想等到退社作証見。
誰想入社好處多，
日子越過越舒坦，
村上安了拖拉機站，

要用机器來耕田。
我一听又喜又耽心，
想起了界石还没剜；
等到把它犁出来，
这副老臉实难堪，
界石是塊大石头，
碰坏了机器又怎么办？
这才是，自己栽上自己刨，
自己給自己找麻煩。

（白） 哟！到地方了！趁着没人瞅見，快刨！

（唱） 順着棗樹往正东，（步量）

走三步就是界石坑。

这兒是个丁字口。

西鄰李來南鄰程，

自从入了合作社，

三道地溝都犁平，

犁得平，我記得清，

界石就在正当中。（掘地）

（白） 哎！当初埋这麼深幹啥呀？

（唱） 当初埋它这麼深，

今天刨它費苦心。

埋界石我穿的是破夾襖，

刨界石我換了一身新。

破夾襖，一身新，

当初不能比如今，
当初思想不開竅，
如今跟社一條心。
一條心，一條心，
被人瞅見太丟人。（刨出）
界石裝到布袋裏，
偷偷把它掙回村。

（白） 哎！界石掙回去有啥用呀！扔了算啦。

（唱） 我把界石往河裏扔，
叫它無影又無踪。
朝着河堤往前走，

〔远方咳嗽聲。〕

啊！忽听远处有人声。（放下）
急忙捧把乾土塊，
平平这个界石坑，
掂起界石躲一躲，
等人過去我再扔。

〔李老漢帶着鉄鉞、布袋上。〕

李老漢：（唱） 也怨孩子太年輕，
听說擴社像發瘋。
再說不讓他把名報，
外人說我老不通；
再說隨他入了社，
咋想也覺得行不通；

只好入社先試試，
看看到底中不中。
我有田地二十畝，
河边五畝最有名，
今天土地連成片，
只怕退社攪不清。
趁着旁人不知曉，
揸塊界石埋地中。

（白） 到了。小棗樹以東三步為界，西邊是我的，南邊是程家的，往東就是張大哥家的了。

（唱） 順着棗樹往正東，
這個地界記得清，
忙把界石栽上去，（掘地）
呀！怎麼越掘土越鬆？
上邊壓的乾土塊，
下邊是個掘好的坑，
掘好的坑，真現成，
我忙把界石放當中。

〔正要把界石掏出來，張老漢一聲咳嗽驚動了他。〕

李老漢：誰呀？

張老漢：是我。

李老漢：是張大哥呀。

張老漢：是李老弟呀。

李老漢：（唱） 眼看天已一更多，

你在这裏做什麼？

張老漢：（唱）我沒問他他先問我，

叫我張嘴沒話說。

老弟，今天月光分外好，

我來河边洗洗脚。

李老漢：（唱）深更半夜來洗脚，

他的心事我難摸，

各人自走各人路，

井是井來河是河。

赶快把他支应走，

埋界石別讓他瞅着。

大哥，你日子过的太儉省，

燒盆洗脚水值幾個？

秋天河水冰冰涼，

凍病了可是割不着。

还是赶快回去吧，

免得花錢又吃藥。

張老漢：（唱）說我害病也不錯，

心病害了三年多，

界石好像埋心裏，

天天就心露馬脚。

剛剛把它刨出來，

偏偏碰見他來囉嗦。

赶快把他支应走，

我好把界石扔下河。

老弟，停停我就要回去，

你是不是也來坐一坐？

李老漢：（唱）我想讓他先走開，

才好去把界石栽，

看样子他還不想走，

这事叫我怎安排？

大哥，要回去你先回去吧，

我到东莊就回來。

張老漢：（唱）你到东莊有啥事？

怎麼还掂个大布袋？

李老漢：这……这……

（唱）布袋本是借來的，

順便給人捎回去。

張老漢：（唱）捎回去，捎回去，

沉甸甸裝的啥东西？

李老漢：那是，那是……个大西瓜。

張老漢：不像，西瓜是圓的呀。

（唱）看他慌忙又失急，

布袋裏一定有玄虛。

想他入社時，

三心又二意，

土地入了股，

有點捨不的，

自从入社後，
常常受教育，
一定是栽了界石又想刨，
和我一樣嫌醜氣。
今天這事想瞞我，
怎知是我幹過的！
待我上前逗一逗，
看他怎樣蓋過去？
老弟，西瓜打開吃了吧！（上前去摸）

李老漢：（發現張老漢的布袋）大哥！

（唱）你屁股下坐的啥东西？

張老漢：（慌忙又坐下來）這，這……

（唱）這是一條大布袋，

拿來用它擦腳哩。

李老漢：（唱）擦腳哩，擦腳哩，

沉甸甸裝的啥東西？

張老漢：那是……那是……半路上我拾了塊捶布石。

李老漢：不像，捶布石咋有角有楞的呀？

（唱）看他慌忙又失急，

布袋裏一定有玄虛。

記得三年前，

合作社剛成立，

他不願入社，

哼不過他閨女，

土地連成片，
要用拖拉機，
一定是埋塊界石留暗記，
跟我一樣費心機。
待我上前逗一逗，
看他還有啥言語？
大哥，捶布石讓我看吧！

張老漢：（唱）不看吧，捶布石還有啥稀奇？

李老漢：（唱）不看不看就不看，

別耽誤你洗腳……

張老漢：（接唱）……別耽誤你走親戚。

張
李老漢：（合唱）你催我來我催你，

誰也不想走頭裏，

站起布袋拿起鋤，

弄得^{扔也扔}_{栽也栽}不及。

朝着村莊往前走，

張老漢：（唱）老弟，上東莊你咋往正西？

李老漢：（唱）天色太晚不去了，

我想回家去休息。

張老漢：（唱）回家咱倆一齊走，

李老漢：（唱）各揹各的沉東西。

張老漢：（唱）老弟，入社後你進步不算慢，

李老漢：（唱）大哥，比你可是比不及。

張老漢：（唱）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合作社对咱有教育。

李老漢：（唱）有教育？啥教育？

張老漢：（唱）咱算懂得了社会主义。

李老漢：（唱）社会主义，社会主义，

只怕咱倆等不及。

張老漢：（唱）等得及，等得及，

眼看就用拖拉机。

李老漢：（唱）拖拉机犁地成大片，

再难分地是誰家的。

張老漢：（唱）我也曾經这样想，

李老漢：你也这样想过？

張老漢：（唱）光怕变成大和泥。

李老漢：是嘛。

張老漢：（唱）心想留个啥暗記，

李老漢：噢，你也是來栽記号來了。

張老漢：（唱）哎！說到這我也不瞞你。

三年前，秋風起，

我翻身下床披上衣，

掂塊界石出門走，

偷偷埋在地頭起，

我心想，管你入股不入股，

反正我有老主意。

等到退社抽土地，
地邊地界有暗記。

李老漢：（搶唱）別看你，年紀老，
事情想的真周到，
栽下地界留暗記，
免得日後有爭吵。
咱倆心思都一样，
今天碰得實在巧。

張老漢：（唱）碰得巧，碰得巧，
千萬別讓外人曉，
年輕人要是知道了，
又要拿咱來取笑。

李老漢：你辦事真嚴謹啊，埋了二、三年，沒人曉得。

張老漢：（唱）界石埋了二、三年，
我心裏好像塞塊磚，
頭一年……

李老漢：（唱）……試試看，

張老漢：（唱）天天腳踏兩家船，
社剛成立投資大，
比往年多見一點點，
我心想，合作社不過這個樣，
一人難長四隻拳。
再說退社自己幹，
看着那高騾大馬怪喜歡；

再說把界石剝出來，
誰曉得明年合算不合算？

李老漢：（唱） 还是大哥看得远，
还是大哥想得全。
反正界石漚不爛，
啥時候出社啥時候剝。

張老漢：（唱） 第二年……

李老漢：（唱） ……再試試看，

張老漢：（唱） 再試試到哪一天？

收过麥後不下雨，
土地晒得崩崩乾，
大秋旱得搭拉头，
小秋种不到地裏边。
合作社開了緊急会，
男女社員把井剝，
打了这眼打那眼，
解放式水車井上安，
黑天白日來澆地，
你來我往輪換班。
到秋後，大秋小秋都丰產，
我又在心裏犯掂算：
看起來，幸虧我入了合作社，
要不然，準是愁吃又愁穿。

李老漢：（唱） 你說这话我相信，

合作社人多傢具全；

不怕旱，不怕淹，

確實人能戰勝天。

只不过，旱澇不是年年有，

叫我看，這也不算啥稀罕。

張老漢：（唱）當時我也這樣想，

總不能年年鬧荒旱。

這也只不过碰巧了，

合作社幫我渡過這一關。

一天一天都過去，

我又沒把界石剝。

第三年……

李老漢：（唱）……是個豐收年，

張老漢：（唱）合作社勁頭火朝天。

玉米人工來授粉，

棉種都用藥水拌，

買來馬拉收割機，

哧哧啦啦一大片，

又省力气又出活，

叫我越看越喜歡。

到了秋後算一算，

李老漢：（唱）這一年收成不簡單。

別說你們合作社，

俺組裏一畝也合一石三，

家家戶戶賣餘糧，
銀行裏都有存款單，
年輕人買了膠皮鞋，
媳婦們換上花衣衫，
木犁換成八寸犁，
毛驢子換成老黃犍，
打起豬圈和羊圈，
開了幾畝水澆田，
這好日子哪裏找？

張老漢：（唱）豈不知天外還有天！
合作社比比互助組，
一畝地多收一成三。
互助組添了八寸犁，
合作社雙鐮犁早已不稀罕；
互助組毛驢換黃牛，
合作社騾馬成羣槽頭拴。
成立了農村俱樂部，
你能唱來我能彈，
書報擺了一桌案，
收音機一擰响連天。
走親戚也不用騎牲口，
膠輪大車跑得歡。
光說這些還不算，
拖拉機站又在村上安。

合作社裏样样好，
我心裏却像塞塊磚。

李老漢：（唱）你心裏還有什麼事，
为啥好像塞塊磚？

張老漢：（唱）也是我当初見識淺，
不該給自己找麻煩。
拖拉机若把界石犁出來，
你說難看不难看？
想到這裏拿主意，
我才來把界石剗。
誰想怕鬼就有鬼，
偏偏被你來闖見。

李老漢：（唱）我道他來把界石栽，
原來是把界石剗，
想想他來想想我，
我坐的是他撐過的船。

大哥呀，想不到咱害的是一樣病，

張老漢：啊，我想着你也是來剗界石的！

李老漢：（唱）我是來栽不是剗。

張老漢：（唱）老弟實話對我講，
我才知船在哪裏灣。
這條老路我走过，
來龍去脈已講全。
你要一定還要栽，

我那个老坑还没填够；
栽上还要刨出来，
净劳动你的大铁锹。

李老漢：（唱） 一句話說得我紅了臉，
叫我有口無話言，
扭轉回頭河边走，

張老漢：哪裏去？

李老漢：（唱） 这布袋压得我腰臂酸。
我还是早把它扔了吧，

張老漢：（笑） 可惜！可惜！
（唱） 大西瓜吃着多麼甜！

李老漢：（唱） 大哥別再開玩笑，
这是塊界石在裏边，
趁沒人把它扔河裏，

張老漢：慢走，咱一道去。
（唱） 我也不再把包袱掂。

要扔咱倆一齐扔，

李老漢：（笑） 那可不能。
（唱） 捶布石留給閨女洗衣衫。

張老漢：（唱） 說什麼它是捶布石，
也是塊界石在裏边。
你別說我我別說你，

李老漢：（唱） 咱李四不許笑張三。

張老漢：（合唱） 从今後，咱全心全意参加合作社，

社会主义就要到眼前！

（根据刘紹棠的“中秋節”改編）